

我讀「拾掇那些日子」

聿戈

作者：施叔青

六十年三月，志文出版社印行

「讀妳的小說，一直就有一種變形的感覺。……尤其是女人。它的變形，病的微醺，和人性意義上的曖昧，是很能貼切的形容出妳筆下的人物的意義。」——施叔青的姐姐給她的信。（前記頁一）

施叔青出版過兩本小說集，其一「約伯的末裔」，其二「拾掇那些日子」。本文僅就「拾掇那些日子」中的七個短篇故事來討論。在這本小說集中，「那些不毛的日子」和「火鷄的故事」是描寫她的家鄉鹿港和她童年生活的回憶，是自傳體式的短篇小說，寫得零零碎碎，但具有真實感，道出了作者在這種鄉土環境中的成長過程。

另外五篇作品，施叔青運用客觀的表現方法，來表白作者對鄉土的繫念和心中的執著。

自傳體小說，可以幫助我們了解作者的成長背景；虛構小說則另成一種新生命，值得當做一種文學批評的客觀對象，來剖析作者的風格。

1 性的掙扎

在「壁虎」一文中，施叔青顯露了少女時期對「性」觀念的掙扎。據施叔青自己說，這是她的第一篇創作（前言，頁一），寫於二十歲左右（五十四年發表於現代文學）。「壁虎」顯為一種象徵，道出生長在嚴格的倫理道德家庭下，子女的背叛性的「性」的需求。

故事的開端是女主角說她因為心情納悶而結婚，婚後在丈夫體貼的愛撫下而變得豐腴美麗。然後，當她看到壁虎，一種赤裸裸的動物，記憶便叫她痛苦，而開展了這篇故事。

時間倒流，作者讓我們進入女主角的少女時期。豐滿胴體的大嫂與倒懸的壁虎，在女主角的眼中，成為一體。她大嫂的眼光中，永遠熾燒着一種渴求什麼似的饑餓，而她自己，到後來也過着她從前所不恥的壁虎生活。

這篇小說，揭露她對男女間情慾生活的「不可避免性」的痛苦。一方面她恐懼那種強烈的官能享樂，另一方面她却憧憬那個溫柔的搖床。這種精神上的矛盾情結，或許是一般深受道德信念束縛的少女，最真實的描繪吧？

施叔青為強調她的小說人物（大嫂）的情慾特徵，安排了一個古典名歌劇「浮士德」欣賞會。在家人聚精會神的陶醉在精神享受的時候，大嫂神經質的吼叫起來：「我不要這些，我要滿足，啊啊！我可要官能的快活呵！我們確是只有愛慾和青春呀！」這部分由對白看起來表現得相當強烈，但在全文中却是一個敗筆之處。一般人，在正常的情形下，絕對不會說出那種沒有修養的話，那怕她是一個蕩婦也不行。所以，這種表現很不真實，過份抽象了，很難為一般讀者接受。

2 巴扎洛夫與阿爾卡狄

「拾掇那些日子」是作者一段戀情的描寫，也是作者思想成長的過程。在這篇愛情故事裏，

我們看到的不是愛情纏綿的場面，而是一種年輕人思想的蛻變。在男女主角的對話中，我們似乎目睹巴札洛夫和阿爾卡狄兩個影子。

男主角的言行，很像屠格涅夫小說「父與子」中的虛無主義者巴札洛夫。他是一個自貧窮家庭中長大的孩子，從小挨餓、受歧視，而靠毅力長大成人。他對生命有深遠的洞察力，具有文學、藝術、音樂方面的嗜好。可是，他反對舊傳統的一切倫理信念，包括婚姻生活在內。他的生命本身是一種向傳統的反抗，同時是一種無助掙扎的絕望。

他的個性呈現極度的矛盾，有時議論恢宏，有時却流露出灰色的思想，顯示對生存本身的厭棄和沮喪。他反對婚姻生活，為着是能夠滿足他那狂縱的慾念生活。他要無拘無束的過日子，尤其是性的解放；他希望掌握自己的前途，作一個自我世界的主宰。但是，他知道這點是命定地無法實現，於是他就虛無了，飄在倔強的自我固執與無根生活的死谷間。

女主角，可能代表着成長中的作者。她對男主角的愛情，其實就是一種崇拜。在本質上，這種崇拜感，頗像「父與子」中，阿爾卡狄對巴札洛夫的崇拜一

般。只是在本文裏，是一個女孩子對「新巴札洛夫」的仰望，演變成一篇愛情故事。

她在「寫小說打發日子」的心境下，遇見了男主角，把她的心帶出深鎖的閨房、古老的意識傳統。她驚愕於他的灑脫，超俗的氣概，她為他所受到的窮困所吸引，她為他的反叛性所迷惑。她在她心目中是一個思想上的哥哥，是一個崇高的偶像。她把自己的小說、感覺、最後是一種模糊的愛情，向他呈現。真的，這種精神上的膜拜，在她意識裏形成了幼稚的愛苗。

兩個人就在這種情境下，交往了一段日子。他們的聚會、通信，都花在討論文學創作和批評人生的問題上。她愈來愈發覺他的隱憂，他對生命的無可救藥的絕望。最後，她聽到他的敗德事情，心中的整個偶像開始崩潰。

在他慢慢撫琴的神情下，她看到了他的衰老，他的複雜性與多面性，一種貞潔的少女心懷受到刺痛。頓時，精神上的偶像粉碎無遺，她急急的離開他。

故事的結尾寫得很好，很感人。在歡送畢業生的晚會上，她唱了一首好聽的法文歌，回家途中，又哼

起那首歌，哼着，哼着，心裏繫念着他，但猛然發覺那是一首送別的曲子。這點，襯托出她心中的哀傷，點出這段戀情的失敗。最後，她在雨中淚流滿面的走着，斷斷續續的哼那首歌，讓讀者的心好像浸溺在雨中驅歌的憂鬱裏，給人無限的關注和深思。

3 孤城

生活在廣闊的自由天地裏，尤其是象牙塔中的知識分子，很少人想像到窮困和不幸。他們不知道這個社會裏，還有許許多多的畸零人，默默無聞地與他們呼吸同樣的空氣。施叔青，鹿港出來的施叔青，把她靈魂深處的愛心，藉着「曲線之內」的一羣殘廢孩童的生活，傳達給大學校園裏的天之驕子。

侯瑾是一個社會系的學生，她來到盲童院爲的是找一些寫畢業論文的資料。但是，當她目睹那羣不幸的孩子和看護小姐們所表現的愛心之後，她整個心胸爲盲童院孤獨的悲愴所感動。這羣小生命的掙扎，像一把利刃，直刺她天真底心，使她感覺隱隱作痛，終於「病倒」了。

一般人對殘廢者抱持同情心，侯瑾卻領悟出自己心靈中的殘廢。一般人拿殘廢者的表演，來顯揚他們的愛心，而侯瑾却難以忍受人們對殘廢者的折磨。在她眼中，這種與生俱來的殘缺，是造物主對人的最大侮辱，是一種永生的苦折。她對盲童們，何止是同情心而已！她感到自己就如他們一樣，那樣的殘缺不全，那樣地在衆人的嘩笑下，蠕蠕偷生。

盲童們在黑暗的天地裏，仍不懈地向生命挑戰，不斷地成長着。他們的身體陷於「曲線之內」的孤城裏，但他們無畏地扮演人們要他們扮演的角色，他們的心是健全的，他們成長後將有健全的意志。侯瑾的痛苦具有雙重意義：一方面她悲憫這些不幸的孩子，一方面她對自己心胸築起的孤城感到悲傷。

走出盲童院，她病了！因爲她意識到自己就要走進另一個更大、更畸形的心靈孤城。

4 倒放的天梯

這是一篇表現得很獨特的小說，施叔青在這裏，運用高度純熟的寫作技巧，讓故事的發展，由一位年

輕實習醫師的幻想中推演出來。全文的內容和精神，充分地點出了「倒」字，它叫讀者循着倒放的天梯，一步步地登上作者的理念世界。

故事的開端，是一個醫學討論會。在院長分析病情的時候，一個實習醫師，把他敏銳的思潮，透過一張病患潘地霖的倒懸漆吊橋的照片，沉浸在一種天空、深淵、黑色大鳥，日影……水波……的想像世界。

接着，施叔青以兩則那個實習醫師的狂想，把我們推到故事的核心部分，推進她深邃的思想根源。第一則狂想，是流浪者潘地霖，隨着一羣油漆工人，來到深山中的吊橋下。沒有人敢上去漆這座吊橋，潘地霖一開始也不敢上去漆。在衆人的侮辱下，他的血液沸騰，一剎那間的感應，叫他懦弱的心強壯起來，他突然意識到，他不能萎靡下去，他要做一個強者。這座吊橋在他眼裏，成爲倒放的天梯，他要攀登它，他要征服它，彷彿他這一生就是爲着這一刻而活。於是，轉黯的天空，呈現一片莊嚴。

第二則狂想，託辭潘地霖的獨白，來表達作者對灰色生命無可奈何的衝刺。

油漆工人們走了！吊橋帶着異樣的安靜，怡然跨

躺於兩個山窪之間，潘地霖驚懼於那種恰悅，想從它尋出一絲道理。他認爲踏上橋板，一階階可通往天堂，吊橋成爲一種人生逆旅必須度過的過程。

但是，爲他倒懸於吊橋下，軀體下的深淵叫他恐懼，好像身處於沒有人類的恐怖中，他感到現實是一種幽黯的夢幻，一種不停的下墜，直到毀滅。這是施叔青對人類徒勞無益的掙扎的一種領悟，一種顫慄。

而潘地霖已置身此地，他覺得他那一點微小的人生價值，就在漆完這座吊橋。他知道這是一種戰鬪，他若不擊敗憂懼，憂懼便吞噬他。他的遐想，夢魘，時時困擾着他，而太陽光所發散的一股奇異的活力，使他的熱情亢奮，堅定他奮鬥的毅力。

當他幾乎完成漆橋工作的時候，他猛然想到自己只不過是被別人用線牽動的傀儡罷了！這種重大的發現，對他來講，是非常無情的打擊。他看清了自己一副塗漆的面具之後，一切的勇氣，一切的鬪志，全飄到九霄雲外了。

他渴望爬下這具倒放的天梯，一步步的走下來，走進人羣，不敢再奢望一階階的踏上天堂。天國的樂園是無望了！他只要做個平凡的個人，但他發覺不管

他如何的奮力、掙扎，始終停留在擺盪的吊橋上，無法接觸地面，重回人羣。

他於是瘋了。

施叔青藉着這位悲劇性的角色，吐出她內心濃烈的淒愴：「終究，我是個被人用線牽的傀儡，擺盪於深淵之上，一無依歸，既然這就是我，那麼讓我把自己扮演成一個更逼真，更稱職的傀儡吧！」

5 無根的思想

施叔青對於年輕一代徬徨，無根的虛無思想，已在「拾掇那些日子」一文中，露出淡淡的憂慮，到「擺盪的人」一文，她心中的疑慮成為事實，巴札洛夫的典型，顯得更強烈，更為病態。

「擺盪的人」寫的是一個留美的劇作家，他回到臺灣，為尋找他的寫作題材。他以一種觀光客的眼光，審查他的祖國，而他所接觸到的一切人、物，使他感覺陌生。在他的意識裏，時時刻刻拿美國的富庶、陽光，來和故鄉的貧瘠、陰暗對比，所以，在他聽過，走過有關故鄉衰老的一切，被人遺忘的舊傳統，他

竟一無所獲。正如他(R)對於萌所說的：「如同面對一面白牆，我到過的那些地方，遇見的那些人，全都沒讓我找到一絲靈感。」

猛然，他發現自己生長在兩種文化的夾縫中。這種驚醒，使他覺得自己是故鄉的異鄉人，他存在的一切，和故鄉，甚至和別人，都沒有一絲關係。

一個女孩送給他的小布偶，在他惡夢之後，給了他一種安全感。施叔青運用這兩個小布偶，代表了她的家鄉，代表傳統的我國社會。

施叔青這本小說集，運用熟練的寫作技巧，來表達她對現實社會的感受，她對人類善和美的渴望。在分析了她的五篇小說之後，我覺得她的小說除了顯露出一般年輕人的不安、焦慮、靈性墮落外，她更給了我們一種暗示：故鄉是可愛的，我們在此着根，在此成長，唯有靠着這片泥土而呼吸，才能屹立無恙。

施叔青以樸素而流利的文筆，把她那些經過鹿港長久薰冶，而在心胸醞釀已久的鄉土慕情，藉着懷念，使我們重拾那片精神上失落很久的荒原。

——一九七四、八、二九夜刪校，稿成